



● 作者/Eric J. Wesley and Jon Bates ● 譯者/楊宗興 ● 審者/馬浩翔

打造能贏戰未來的美陸軍

To Change an Army: Winning Tomorr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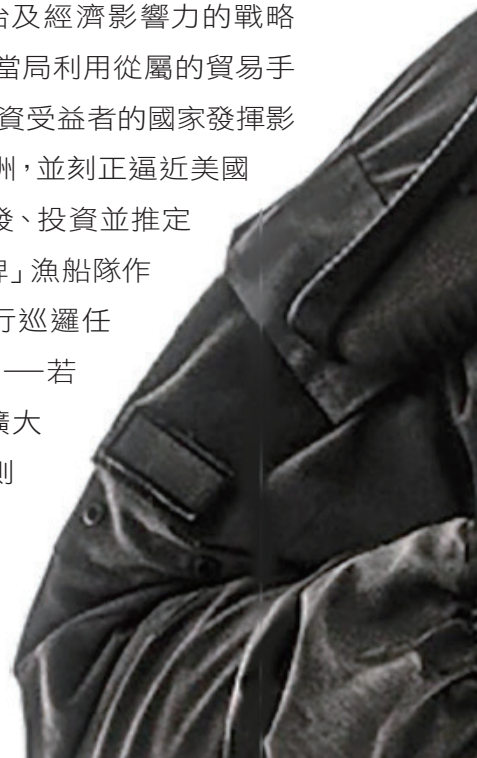
取材/2020年5-6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Military Review*, May-June/2020)

美國當前正面臨重大挑戰，本文所舉揭之陸軍現代化綱要倘應用得當，可以為調和美國力有未逮之處提供路線圖。所有陸軍專業人士皆有義務去理解並應用該一體之願景，並且備便在未來贏戰致勝。

2008年夏季，俄羅斯軍隊入侵了曾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喬治亞。雖然俄羅斯擊敗了戰力較差的喬治亞部隊，但根據大部分人的看法，俄羅斯軍方在該次作戰行動中的表現實在不濟。在執行情報、後勤及地面戰鬥等能力上，還有在空中與地面部隊的整合部分，就算以最寬鬆標準來看也是問題叢生。¹ 在撤出喬治亞並認知到其自身安全部隊的重大缺陷後，俄羅斯展開其軍隊現代化進程。在短短6年後，2014年3月，俄羅斯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併吞了克里米亞。8個月後，其入侵了烏克蘭東部，並向世界展現俄軍在2008年的缺失已大部分完成補強。某些人可能認為，這些精進作為不過僅只適用於俄羅斯後院之小型、單一衝突的小打小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隔年2015，俄羅斯便對敘利亞發動遠征作戰行動，顯示其可以同時在鄰近處(烏克蘭)，以及在延伸之交通線末端(敘利亞)維持作戰行動。² 在展開上述行動的同時，俄羅斯每年都會舉行大規模演習，諸如在白俄

羅斯(Belarus)舉辦規模宏大的澤帕德(Zapad，譯者註：即俄文中的「西方」)演習。³ 就在2018年11月，俄羅斯海軍在克赤海峽(Kerch Strait)北方的亞速海(Sea of Azov)，扣押了烏克蘭的海上船隻及船員。⁴ 雖然世人都看在眼裡，但幾乎可說均無所作為。吾人應捫心自問，俄羅斯是否就只是吞下亞速海而已？那黑海呢？如果俄羅斯真的這麼做，那麼吾人又該如何因應之？

俄羅斯絕非特例。中共也正藉由一帶一路倡議，表明其擴大自身政治及經濟影響力的戰略企圖。在該倡議中，北京當局利用從屬的貿易手段，對那些可能成為其投資受益者的國家發揮影響力。⁵ 此舉措延伸到歐洲，並刻正逼近美國門戶——中美洲。中共開發、投資並推定併吞人工島礁——以「黑牌」漁船隊作為實際非官方海軍來執行巡邏任務，同時掩護其真實意圖——若言中共這麼做只是為了擴大其於南海的內海範圍，則



略失之於輕描淡寫，⁶ 中共不會就此滿足。其繼續毫不掩飾從美國及美國盟邦處竊取商業與軍事科技，在一長串可疑的活動清單上不斷添加紀錄，俾施加並強化其全球影響力，後果更是可想而知。

中共在過去卅年間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使其得以擴張。中共受益於其卅年來平均9.46%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率，縱使是在1990年第四季的低點，此一增長率依舊有3.80%。⁷ 這無疑是既有力又前所未見的經濟成長。作為對照，美國當前只要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率站上2.3%就算欣欣向榮了。⁸

這就是為何中共在短短廿、卅年間便得以躋身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中共很可能在未來五至十年內超越俄羅斯，成為美國主要軍事競爭對手。事實上，中共已經公開宣稱其將於

2049年成為全球超級強權，

分析師則認為中共在追求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

進度已經超前。⁹

(Source: U.S. Army Shutterstock/David McNally)



僅次於顧慮俄羅斯及中共全球擴張及快速科技進步的議題，係伊朗及北韓等惡意行為者獲取尖端戰力，並且愈來愈常威脅將這些戰力用來對抗美國及其盟邦。試想發生在2019年9月14日，一批看似無端出現、未經宣告且可疑的無人機群對沙烏地阿拉伯石油設施發起動能打擊，旋即便成為沙烏地阿拉伯化石燃料產業史上最大規模的打擊之一。雖然有伊朗撐腰的葉門胡塞叛軍(Houthi Rebel)最初聲稱其發動此次襲擊行動，但該次事件究竟是胡塞組織抑或其伊朗贊助者所發動，真相仍不得而知。即便如此，國際社會至今仍質疑且爭論倘若伊朗涉案，其在該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¹⁰ 在此次暗中攻擊事件發生13週後，伊朗人策動了民兵組織的人民動員軍(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攻擊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該事件發生後1週內，惡名昭彰的聖城部隊(Quds Force)指揮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死於美軍襲擊。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在事後評論道，「遊戲規則已然改變。」¹¹

迥異的遊戲規則

的確如此。事實上，世界已然改變，而且以更快速度發生變化。當下是一個強權競逐的新時代。如果美國原地踏步，那麼有能力、有膽量的對手將會在短短幾年內達到與美軍分庭抗禮的水準。而且在某些領域，對方甚至可能超越美軍現有戰力。美國發現自己正面臨著重大挑戰，一如美陸軍第四十任參謀長麥康維爾(James McConville)上將最近評論道，「強權競逐不一定必然意味著彼此衝突，然而如果吾人手上未有可恃

之強大軍隊，那麼衝突便有可能成真。」¹² 麥氏是對的。美陸軍從事反叛亂行動近廿年，當下面臨著為大規模戰鬥調整自身建軍方向和現代化的艱鉅挑戰，同樣重要的是，其須備便因應衝突後的競逐。鑑此，美陸軍必須現代化。欲為之，陸軍部長及參謀長必須對陸軍願景有所共識，還需對現代化作為有著同樣體認，並且將領導統御加諸於此番努力中。

現在問題來了。要如何實踐陸軍現代化？今日身處建制體系中的軍職人員對現代化作為知之甚少。相反的，四十餘年來，美國自滿於手握一支除了憑藉頂尖科技所帶來的漸進式進步，卻未能享受從根本現代化陸軍所帶來的奢侈紅利。冷戰後未曾受過挑戰的軍力差異造就了一代領導班子，這幫人是可以專注於手邊諸如嚇阻及反叛亂這類任務，但卻失去了使機構全面現代化的反應能力。因此，就如任何研修歷史的學生般，吾人必須尋求過往的類似教訓以作為方針，藉以處理心中預判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幸運的是，某些過往案例與當前情況大同小異，足供吾人參考借鏡。

後越南時代是美陸軍展示基礎機制現代化的時期。在1970年代末期，蘇聯曾要脅欲藉由在東歐大規模投資其傳統部隊來對抗美國，於此同時，美國卻正致力打擊東南亞的叛亂活動。在戰爭結束後，美國為政黨惡鬥的苦楚及政治上之國防開支而搞得精疲力竭。今日，俄羅斯及中共雙雙增加了軍事預算，加諸美國國防支出面臨縮減壓力、華府政治兩極化、國家厭戰，以及一支征戰廿年兵疲馬困的陸軍，其實上述情況都是美國曾

面臨、可供辨識之類似境況與挑戰。

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訓練暨準則司令部(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TRADOC)第二任司令史岱瑞(Donn A. Starry)上將所面臨的挑戰及機構動態與吾人今日類似。在他那一輩先賢的領導統御下，形塑了陸軍空地作戰(Air-Land Battle)構想，並迎來了整個陸軍的基本現代化。事實上，目前在美陸軍組織架構、物資能力、準則及文化上處處可見的特徵都可回溯到彼時。然而，與當時不同的是，美陸軍當前面臨的並非單一，而是雙重威脅，更需要理解力與領導力，俾制訂與執行轉型現代化戰略。

新作戰構想的現代化綱要及發展

1973年，時任陸軍參謀長的艾布蘭(Creighton Abrams)上將，責成當時擔任裝訓部指揮官的史岱瑞少將前往以色列，研究以色列與由蘇聯武裝的阿拉伯國家(埃及和敘利亞)間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艾布蘭囑咐史岱瑞回來時須摘

要該場戰爭帶給世人的主要教訓，俾瞭解美軍將要面對的是什麼樣對手，並且檢視這些教訓對美陸軍戰術戰法、準則、訓練及物資發展所會形成的衝擊。史岱瑞此行的觀察結果發表於後來被稱為「史岱瑞研究」的報告中，其中詳述了蘇聯衛星國所採用的戰法及美國需要處理的具體問題。¹³ 訓練暨準則司令部針對其研究所制訂的第一個解決方案，就是被稱為「攻勢防禦」(Active Defense)的構想。

在稍後擔任第五軍(V Corps)軍長時，史岱瑞對陸軍的攻勢防禦構想執行了演習、兵棋推演及分析，並且判斷其不足以因應美軍在東歐將面對的大量蘇聯戰車、火炮，以及由兩者所組成的多層梯隊。史岱瑞隨後獲選任為訓練暨準則司令部司令，在其於歐洲獲取之經驗教訓，以及陸軍最優秀幹練的思想家及撰稿人協助下，在1981年制定並發表了新的構想——空地作戰。¹⁴ 該構想遂成為美陸軍準則的基石並驅使該軍種邁向未來。在其執掌訓練暨準則司令部兵符的隨後數年，史岱

瑞持續制訂並完善了《戰場發展計畫》(Battlefield Development Plan)，計畫中提出了長期現代化的嚴謹性且具體化任務。據此，1980年代的美陸軍方得以逐步發展並整合「五大」武器系統、頒行空地作戰構想奉作準則、改革專業軍事教育、演化訓練範示，並且調整人事管理程序，僅僅是上述這幾項變革——便澈底轉變了美陸軍的本質及調性。¹⁵

簡而言之，史岱瑞評估了一個預期的未來作戰環境(威脅)，制定了美陸軍必須如何作戰俾調解此威脅的論述(構想)、分析並評估了所需戰力，並且形塑了使陸軍得以現代化的戰略(現代化戰略)。史岱瑞將其稱為「以構想為基礎的需求體系」(參見表1)。¹⁶

無獨有偶，新近創設的美陸軍未來司令部(Army Futures Command, AFC)在成軍後的第一批活動中，就是將其現代化途徑編纂成冊。該部的首任司令莫瑞(John “Mike” Murray)上將，確認了「陸軍現代化綱要」——此模式刻正驅動著美國的軍事活動(參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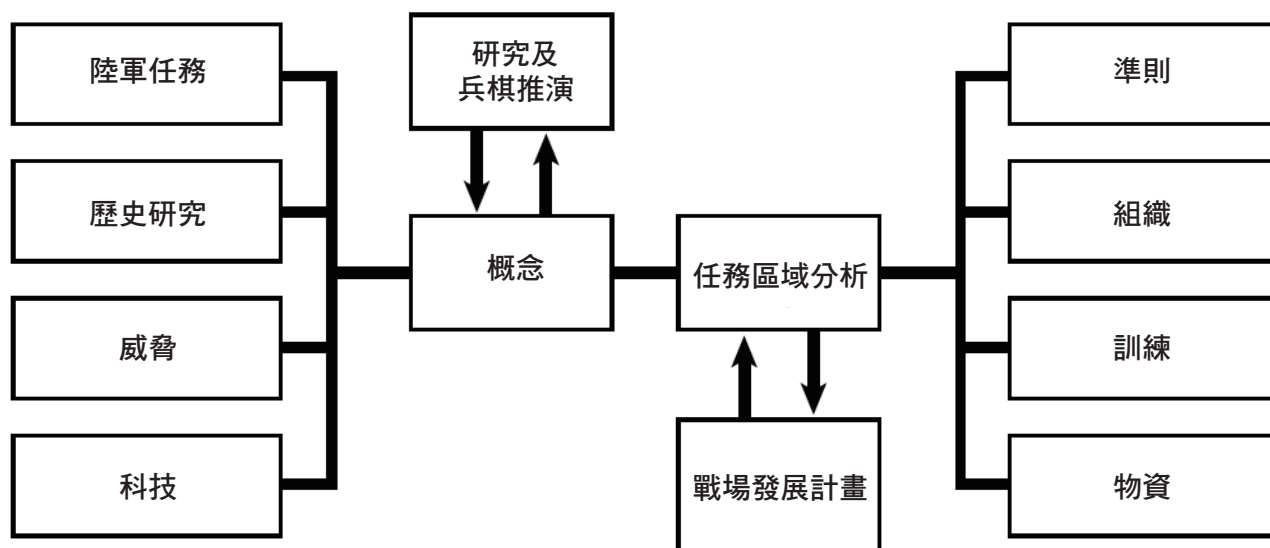


表 1 以構想為基礎的需求體系

(Source: Figure courtesy of Brownlee and Mullen, Changing an Army: An Oral History of General William E. DePuy)

未來作戰環境——基礎

如同任何研究工作一般，吾人必須先從環境著手。正如諸位大多知道的，近年來，蘇聯大幅精進其作戰能力。美軍在數量上處於劣勢已經持續有一段時間了。蘇聯具侵略性的研發計畫，當下已影響了美軍曾享有的質量優勢，蘇聯人手上大多數現役地面戰鬥系統的品質與美陸軍齊平、甚或超越之。

—史岱瑞上將，1980年9月¹⁷

未來作戰環境(Futur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FOE)係影響構想及戰力發展之預期條件、情況及作用的複合體，並且與領導者決策有所關聯。¹⁸ 未來作戰環境包括針對社會經濟及科技趨勢、逐步進逼及未來威脅(對手)，以及指導陸軍作戰之現有國家戰略進行之分析。

一如在引進移動快速的戰車及裝甲車輛後，騎馬作戰的傳統騎兵就失去了其作為戰場機動及攻擊主要手段的角色，吾人必須有如此認知，科技進步正在使未來戰爭的性質產生根本性變化。隨著新科技的出現，以及這些科技在軍事運用上日趨明朗，其所造成的衝擊勢必使未來戰場變得與過往全然不同。鑑此，美軍上下皆必須體認到，新科技刻正以需要創造力及深入研究方能設想之方式去形塑未來衝突。但這不僅是單純科技問題。

欲改變一支陸軍，吾人必須從涉及更廣的逐步進逼威脅(pacing threat)著手。逐步進逼威脅為美陸軍提供了一個可據此擬訂解決方案的原型。它代表了問題所在之處和需要補救的基準。相較之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過去卅年中，陸軍一直以有形戰力作為建軍備戰的基礎。然而，美國今天面臨的不是單一、而是雙重威脅，亦即復興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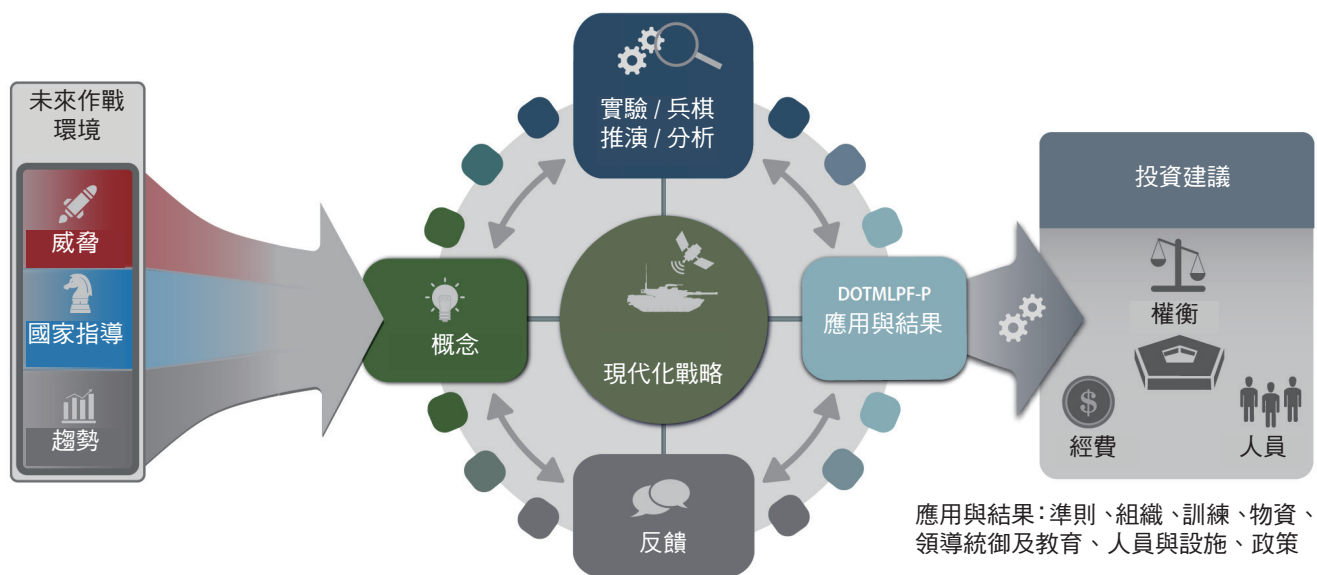


表 2 陸軍現代化綱要
(Source: Bates, Krueger, and Fliesen)

義當道的俄羅斯，以及擁抱修正主義的中共。俄羅斯已藉其於烏克蘭及敘利亞的行動中，展現了自身執行遠征作戰的能力。中共則是繼續以愈來愈快的速度提升其軍事能力及影響力。此兩者與美國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傾全國之力去遂行全球野心，在其已公然宣稱與美國的衝突中，可說部門不分公私、階段不分平戰。鑑此，這些「威脅」行為變得同等重要。

如同艾布蘭特別任命史岱瑞去研究贖罪日戰爭一般，時任訓練暨準則司令部司令的柏金斯 (David Perkins) 上將也責成一個小組去執行一項後來被稱作「俄羅斯新世代戰爭」(Russian New Generation Warfare, RNGW) 的研究。在步訓部指揮官瓊斯 (Peter Jones) 准將的指導下，2016 年的俄羅斯新世代戰爭研究致力分析俄羅斯軍隊及其代理人如何在執行現代戰爭時運用破壞性技術，去驗證獲強化之自身能

力及對美陸軍的影響；該研究也建議美陸軍所應採取的行動，俾確保在兩軍對陣時得以超敵致勝。¹⁹ 該研究小組走訪了多個歐洲國家、進行超過 90 次的訪談，並且檢視了超過 700 份報告。俄羅斯新世代戰爭研究確定了美陸軍當前在戰力、規模及作戰準則上，皆不足以在主要衝突中擊敗再次崛起的俄羅斯，並且提到「除非美陸軍能夠適應現代戰場的新現實，否則未來美國聯合部隊可能在戰爭中吞下作戰及戰術失利的苦果。」²⁰ 諸如其他類似的研究一般，該研究強化了持續性威脅及社會經濟/科技之趨勢分析，並且更清晰地勾勒出未來作戰環境的面貌。俄羅斯新世代戰爭研究為陸軍領導班子指引了需求所在之處，並充作發展新戰爭方式的起點——一個被稱為「多領域作戰」(Multi-Domain Operations, MDO) 的新「作戰概念」(operating concept)。



概念——願景

概念是一種想法、一種思維、一種一般見解。從最廣泛的意義來看，概念描述的是需要去完成什麼事；更具體來說，其可以用來描述該如何完成某件事。概念還必須動態修正，能隨觀念及環境而變化。

——史岱瑞上將，1979年2月²¹

史岱瑞所闡述之「概念」已相當完備，但必須強調的是，其「描述了需要完成某些事」，而美國卻至今仍辦不到。作戰概念則是當美國在預判戰爭本質改變下，必須如何執行戰鬥進行檢視及闡述。²² 就一個好概念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必須解決現在及將來威脅而構成之根本問題——那些今日不可行的嘗試。為了讓自身夠格啟動變革，好概念必須是一「可觸及的目標」，其將形塑戰力發展並把當前的部隊推向未來——而非僅描述現有計畫。

第525-3-1號陸軍訓練及準則司令部手冊《2028年多領域作戰中的美陸軍》，亦即一般所稱「多領域作戰概念」，便是陸軍的作戰概念。²³ 其部分是為了因應俄羅斯新世代戰爭研究結果所制定，但也整合了來自情報圈及實驗的大量數據。此概念首先闡述未來作戰環境，以及評估《國防戰略》的影響。²⁴ 其隨後檢視了社會經濟與科技趨勢的軍事影響，並且評估了美國潛在對手對未來安全環境的威脅。重要的是，多領域作戰概念的未來作戰環境評估，獲得了俄羅斯新世代戰爭研究結果的支持，其假設俄羅斯與中共有所不

同，但兩者又相似到可以建立一個概念去加以對照。俄羅斯(步步進逼美國的威脅)，以及中共(一個更為危險的新興威脅)對美國利益構成了三項共同的挑戰。其一，兩者皆在所有領域——地面、海上、空中、太空及網路空間——挑戰美國及其盟友；再者，他們創造出重層之實體及政治對峙，目的是在聯合部隊、美國夥伴及盟邦，還有美國民眾之間製造區隔及缺口；第三，中共與俄羅斯皆利用競逐場域來實現作戰及戰略目標，卻不越過與美國爆發武裝衝突的那道門檻。上述這些問題的淨效應皆是淡化嚇阻，倘若坐以待斃，那麼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將會遭到削弱，國際秩序及全球穩定也將陷於動盪之中。

多領域作戰概念旨在解決這些問題，並且再現一種更強的嚇阻能力。多領域作戰概念描述了，「陸軍部隊作為聯合部隊之一部，要如何執行多領域作戰，俾在與對手的競爭中贏戰致勝；在必要時，陸軍部隊得突穿並瓦解敵之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系統，利用由此所獲得之部隊運動自由去攫取戰略目標(打贏戰爭)，進而以有利條件強勢回歸競爭場域。」²⁵

目前，美陸軍仍無法遂行多領域作戰概念所述之諸般任務。但欲完成任務，仍須努力為之。如此這般，概念便能藉提供焦點來調整並形塑相對應的戰力發展，進而創造出必要之可行目標。這就是為何多領域作戰概念這般重要的原因——不單對陸軍未來司令部如此，對整個陸軍而言亦復如是。

然而，單靠概念本身並不夠，而必須由某些東西加以輔助，俾利將想法付諸實施。否則，單僅

只概念，就只會被視作一本無甚效果的白皮書。雖然概念提供了對未來的描述——或稱描繪，惟陸軍仍需具體戰略方向——一份能整合陸軍全體並使資源及優先事項互為一致的文件，也就是必須有一配套之現代化戰略。

通向未來之途——現代化戰略

戰場發展計畫首次公布於1978年11月，旨在做為未來的路線圖。該計畫提出了陸軍需注意的優先事項及議題。戰場發展計畫是基於評估獲選之陸軍近期部隊戰備，以及中期兵力現代化方案。其羅列出精進方案必須要項。戰場發展計畫尚包括美蘇戰鬥整備、兵力現代化、人員、武器系統、兵力組合、科技、訓練，以及生產能力評估。該計畫描述了科技對1980年代美陸軍的影響，還有訓練、人員採購，以及成本螺旋上升的問題。

——史岱瑞上將，1980年9月²⁶

1980年代初期，訓練及準則司令部制定、測試並完備了一份「未來路線圖」，史岱瑞稱其為戰場發展計畫。起初，該計畫只是陸軍參二(情報)為了推動陸軍現代化俾因應蘇聯威脅、依規定需每年產出的報告。隨著美蘇冷戰結束，戰場發展計畫的功用也隨之降低，後來便無疾而終。今日，陸軍未來司令部之未來及概念中心向戰場發展計畫取經，以檢視當前作戰概念——多領域作戰應如何衡量預判之實力匹敵者所帶來的威脅。戰場發展計畫檢視的，是美陸軍作為聯合部隊之一部，如

何執行多領域作戰俾嚇阻——或當嚇阻失敗時去擊敗——實力匹敵者製造的威脅或其他對手。這是一種檢查並分析在特定想定中，針對打擊美國敵手所需之特定陸軍戰力、系統及兵力規模，並且權充對建立具戰場發展計畫能力兵力所需的綱要性及投資決策之運作估算。

戰場發展計畫藉由利用多領域作戰中的要點原則，去呈現其對於現代化戰略在知識及分析上的嚴謹性。藉由此基礎，現代化戰略闡明了達成未來陸軍願景之目的、方式及手段。其為陸軍設定了一個願景，確立了指導前進的核心原則、設定優先項目，並且闡明關鍵節點及目標，確定未來走向。現代化戰略欲取得成效，就必須獲得文人及聯合部隊領導班子的支持，並對有限資源設下優先順序與進行同步化，俾確保願景得以持續，並指導多個資源窗口行動。

所謂現代化不僅只有新物資——其還必須處理準則、組織、訓練、物資、領導統御及教育、人事、設施，以及政策(DOTMLPF-P)等議題，方能實現概念願景。不同於以往主要聚焦在物資面的現代化戰略，2019年「陸軍現代化戰略」(Army Modernization Strategy, AMS)更能夠兼容全般。其藉由指導、同步及整合上述議題隨時間推移所需作出之變革，同時維持優先事項的連續性，來驅策陸軍認識自身角色，如何作戰，以及所用為何。²⁷

2019年陸軍現代化戰略置重點於制定與戰力成熟度相匹配，並有賴謹慎學習及實驗方案之多領域作戰概念「準則」。其要求檢視及更新兵力設計，俾使新陸軍組織——近期的多領域特遣部隊(Multi-Domain Task Force)及安全部隊援助旅



(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Brigade)——得以符合多領域任務之需求。此外，其還要求陸軍繼續測試、實驗並發展目前並不存在的編隊及新梯隊。新陸軍現代化戰略要求全面轉變訓練範疇。為執行多領域作戰，各梯隊訓練必須從嚴，並且結合實況，從而反映高度競爭的多領域環境。在1980年代，空地作戰要求擴大訓練區域，俾使「縱深」及「近距離」戰鬥得以同時進行。這促使今日美陸軍戰鬥訓練中心的成立。諸如網路靶場及合成訓練

環境這類新能力——無論在現實、虛擬、建構或模擬——都將反映出多領域作戰之全球化特質，並能在駐地梯隊中促成專業與集體化訓練。

大多數人皆記得空地作戰的標誌性「五大」系統。2019年美陸軍現代化戰略中要求新物資發展倡議既要促成多領域作戰的實踐，亦要藉由利用跨職掌團隊所開發之解決方案，去支持陸軍現代化優先項目(即長程精準火力、次世代戰鬥車輛、未來直升機、陸軍



網路、防空與飛彈防禦，以及單兵殺傷力)，俾創造出在對抗實力匹敵者時有無與倫比殺傷力。為有效發揚新式及精進戰力，未來領導者必須要以敏銳眼光思考，獲取並利用所有領域中的工具來創造機會，使他們在未來戰鬥中獲勝。鑑此，「領導者培養與教育」，將鍛鍊出能通過複雜之跨領域偕同及任務式指揮(mission command)並取得成果的領導者。美陸軍培養出的領袖，將能信任部屬在脫離接觸時隨機應變、能承擔風險，俾使士兵得以取得先機，以及能向士兵灌輸在未

接獲命令情況下當機立斷完成任務之道德基礎。為實現此一目標，陸軍將藉由現代化的制度與政策，最大程度發揮人員潛力，此點在麥康維爾的「21世紀人才管理倡議」中獲得具體實踐(諸如陸軍人才調整程序、營長評估計畫等)。在「設施」部分，則將會進行設計或修改，俾支撐訓練、物資及組織新需求。最後，吾人將著手「政策」改革，使陸軍及更大規模的聯合部隊在競逐中更具優勢，並且利用太空及網路領域。

2019年5月8日，在拉濟墟市(Razish)作戰演習期間，第11裝甲騎兵團及威脅系統管理室於加州厄溫堡(Fort Irwin)國家訓練中心，共同驅動40架無人機群飛越城鎮。無人機的使用只是美軍在現代作戰環境中，可能面對諸多科技威脅的其中一例。(Source: US Army/ James Newsome)





統一領導

雖然我最初制定戰場發展計畫的想法是，其將提供一套制定陸軍戰鬥發展戰略的方式，但現在已發展出更廣泛的應用性。除了確定工作發展方向外，其還提出了訓練及維持陸軍的戰略。不過，如果要使其成為未來的陸軍戰略，那就必須交由今日領導者來決定採用與否。

——史岱瑞上將，1979年4月²⁸

陸軍必須不斷在作戰需求，還有自身近期戰備及長期現代化所需的拉扯中取得平衡。通常，作戰需求及戰備消耗了組織應用於現代化的頻寬，導致變革只能漸進為之，這個情況可理解。越戰後，陸軍領導班子認識到，漸進式變革存在著跨度(span)控制問題，這對其確定現代化優先順序的能力方面形成了阻礙。多年來，大陸軍司令部(Continental Army Command, CONARC)既要實現兵力現代化，又須有效掌理美國境內陸軍，但由於責任範圍太大，致使其陷入官僚程序及政策的泥淖。陸軍採取的方案是將其一分为二，拆成2個新的四星上將層級司令部：訓練及準則司令部和部隊司令部(Forces Command, FORSCOM)，前者負責管理機構發展，後者則職司近期戰備。²⁹

今日，美陸軍由超過100萬名士兵所組成，而且人數還在不斷增加，還有19萬5,000餘名文職人員，以及無數作為輔助支援人員的承包商。其手握1,820億美元的預算，並且在全球超過140個國家執行各式各樣的任務。³⁰ 截至近期，

總部、陸軍部、訓練及準則司令部、部隊司令部及陸軍裝備司令部(Army Materiel Command, AMC)皆肩負著現代化職責，各負責單位與其對口單位協調，為龐大之美陸軍企業體提供人員、戰備、訓練及裝備。為使工作偕同一致並降低日益嚴重的官僚風氣，美陸軍於2018年5月設立了陸軍未來司令部負責描述未來作戰環境、發展概念與未來兵力設計，以及支援之單一組織，與負責採購、後勤及科技的陸軍助理部長攜手合作，俾提出現代化方案。

未來司令部係陸軍現代化企業體(Army Modernization Enterprise, AME)的領頭羊。其刻正致力現代化需求發展流程，俾適應21世紀戰爭的新興現況。除了將具關鍵現代化角色之組織重新調整至單一司令部外，陸軍未來司令部還在實驗新組織架構，如旨在為陸軍最優先項目更快速提供物資解決方案之跨職掌小組；還有其他架構，俾利接觸更廣泛之非傳統解決方案來源。其同時藉由陸軍現代化戰略方式，來指導並同步整個陸軍現代化企業體近期之現代化活動。為實踐並管理該戰略，陸軍未來司令部發布了年度現代化指導(Annual Modernization Guidance, AMG)——年度任務形式命令，協調陸軍現代化企業體維持或重行分配針對現代化之作為——據此維持陸軍現代化作為朝向形塑未來多領域作戰兵力之方向發展。在短短2年間，陸軍高層與未來司令部就企業體內部的諸般事項攜手合作，交出未來作戰環境之評估報告、印頒陸軍作戰概念，並向全軍公布了「陸軍現代化戰略」，為追求未來現代化兵力之風險決策提供了必要的分析基礎，並且

藉由跨職掌團隊方式證實了物資發展的速度。實際上，陸軍高層及未來司令部已系統性交付了「陸軍現代化綱要」之各個要件，並為朝向構建一支多領域作戰兵力付出一致心力。

結語——打贏下一場戰爭

陸軍86計畫(Army 86，譯者註：1970年代美陸軍的主戰兵力重裝師改編計畫，後續的具體實踐是86重裝師項目)帶來了概念及部隊結構，得以善加利用開發中裝備。如果我們做對了，那麼基於概念的採購戰略，將能指導今日科技基礎的投資，從而產出物資，以符合美陸軍在1990年代之作戰概念。

——史岱瑞上將，1981年1月30日³¹

一如麥康維爾上將近期所評論般，「如此努力不是為了贏得最後一場戰鬥，而是真正為打贏下一場仗做好準備。」³² 陸軍目前面臨的情況是，領導高層影響關鍵資源配置並弭平對手刻正發展戰力(諸多是類戰力已獲部署)的機會愈來愈小。目前陸軍領導高層已在權衡影響2024至2028年兵力結構之組織決策，以及2023至2027年的計畫決策。美國已經處於如何迎接未來的當口。無論對自身與實力匹敵者爆發衝突之可能性抱持何種觀點，美國皆必須承認，如果對於未來作戰環境中自身戰力採取坐以待斃的態度，那麼將發現自己的作戰嚇阻能力會遭到稀釋，也是因為如此，美國的影響力亦將會在往後數年中逐漸減弱。陸軍現代化綱要倘若應用得當，可以為調和美國力

有未逮之處提供路線圖，但綱要本身並不足以使陸軍現代化。領導力至為關鍵——不只在五角大廈的最高層辦公室，在陸軍的各階層亦復如是，當然也包括了其他軍種。所有陸軍專業人士當前皆有義務去理解並應用一體之願景，並且為了在未來贏戰致勝做好準備。可供迴旋的餘地所剩無幾，鑑此，美國不能有任何猶豫、拖延或試圖轉移焦點；否則，下一次重大衝突必然會顛覆諸多關於戰爭新特質的假設，所造成的衝擊輕則損害國家安全，重則使美國子弟兵血流成河。

至少在我看來，重裝師與參與86重裝師項目的各軍，其優勢來自於吾人在發展這些組織的過程中建立了大量共識。……就哲學角度而言，你必須這麼做。……不論你制訂出的組織有多好……其可能是完美的，但如果你無法在參與其中的同僚間建立一點點共識——無論他們是負責草擬、使用、運用還是發展項目，甚或負責其他工作——那麼欲達成所望目標皆係緣木求魚。

——史岱瑞上將，1981年7月29日³³

作者簡介

Eric J. Wesley現任美陸軍未來司令部未來及概念中心主任，職司《2028陸軍多領域戰鬥》之當前作戰概念發展。其曾任喬治亞州本寧堡陸軍對抗演習卓越中心(Maneuver Center of Excellence)主任，亦曾於白宮國家安全會議擔任阿富汗——巴基斯坦政策主管兩年。他曾獲派至阿富汗聯合指揮部，擔任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的未來計畫主管。

Jon M. Bates係美陸軍未來司令部未來及概念中心戰略倡議組副組長。身為一名軍械准尉，其曾多次獲派戰鬥任務。其亦曾獲選至陸軍參謀長戰略研究組。

Reprint from *Military Review*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Michael Kofman, "Russian Performance in the Russo-Georgian War Revisited," *War on the Rocks*, 4 September 2018,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09/russian-performance-in-the-russo-georgian-war-revisited/>.
2. *Russian Military Power: Building a Military to Support Great Power Aspirations* (Washington, DC: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17), accessed 13 March 2020, <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Russia%20Military%20Power%20Report%202017.pdf?ver=2017-06-28-144235-937>.
3. Emily Ferris, "The True Purpose of Russia's Zapad Military Exercises: Why Moscow Wanted to Send a Message to Minsk," *Foreign Affairs* (website), 4 October 2017,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7-10-04/true-purpose-russias-zapad-military-exercises>.
4. Steven Pifer, "The Battle for Azov: Round 1 Goes to Russia," *Order from Chaos* (blog),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3 December 2018,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12/03/the-battle-for-azov-round-1-goes-to-russia/>.
5. Andrew Chatzky and James McBride, "China'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8 January 2020, accessed 10 March 2020,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assive-belt-and-road-initiative>.
6. Simon Denyer, "How China's Fishermen are Fighting a Covert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Post* (website), 12 April 2016, accessed 13 March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fishing-fleet-puts-china-on-collision-course-with-neighbors-in-south-china-sea/2016/04/12/8a6a9e3cff3-11e5-8bb1-f124a43f84dc_story.html.
7. "China GDP Annual Growth Rate," *Trading Economics*,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gdp-growth-annual>.
8. "United States GDP Annual Growth Rate," *Trading Economics*,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gdp-growth-annual>.
9. Graham Allison, "What Xi Jinping Wants," *The Atlantic* (website), 31 May 2017,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5/what-china-wants/528561/>.
10. Humeyra Pamuk, "Exclusive: U.S. Probe of Saudi Oil Attack Shows It Came from North—Report," *Reuters*, 19 December 2019, accessed 6 March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aramco-attacks-iran-idUSKBN1YN299>.
11. Wesley Morgan, "The Game Has Changed: Defense Secretary Warns of Preemptive Strikes on Iranian Group," *Politico*, 2 January 2020,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1/02/the-game-has-changed-defense-secretarywarns-of-preemptive-strikes-on-iranian-group-092668>.
12. David Vergun, "Service Chiefs Discuss Current, Future Challenges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8 December 2019,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story/Article/2034749/service-chiefs-discuss-current-future-challenges-of-great-power-competition/>.
13. R. Z. Alessi-Friedlander, "Learning to Win While Fighting Outnumbered: General Donn A. Starry and the Challenge of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during a Period of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Military Review* (Online Exclusive, April 2017), accessed 4 March 2020,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Journals/Military-Review/Online-Exclusive/2017-Online-Exclusive-Articles/Learning-to-Win-While-Fighting-Outnumbered/>.
14. John L. Romjue, "The Evolution of the AirLand Battle Concept," *Air University Review* 35, no. 4 (May-June 1984): 5.
15. M1艾布蘭主戰車、布萊德雷戰鬥車、AH-64阿帕契攻擊直升機、UH-60黑鷹通用直升機，以及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組成了所謂「五大」武器系統。
16. Figure from Romie L. Brownlee and William J. Mullen III,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 Publication 70-23, Changing an Army: An Oral History of General William*

- E. DePuy, USA Retire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201.
17. Donn A. Starry, "Battlefield Development Plan, British Army Convention, Washington, D.C., 24 September 1980," in Lewis Sorley and Donn A. Starry, *Press On! Selected Works of General Donn A. Starry*, vol. 1 (Fort Leavenworth, K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September 2009), 195.
18. 作戰環境典型以兩種框架來加以檢視：一種是廣為跨部會及軍方所理解的外交、資訊、軍事及經濟框架(DIME)；另一種則是主要為美國防部所採用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資訊、基礎設施、地形地貌及時間框架(PMESII-PT)。
19. Peter Jones et al., *Unclassified Summary of the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TRADOC] Russian New Generation Warfare Study* (Fort Eustis, VA: TRADOC, 2016).
20. Ibid.
21. Donn A. Starry, "Operational Concepts and Doctrine, TRADOC Commander's Notes no. 3, 20 Feb 1979," in Sorley and Starry, *Press On!*, 1:338.
22. Army Doctrine Publication 1-01, *Doctrine Prime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GPO], July 2019), 4-4. 此處必須點明作戰構想(operational concept)與作戰概念(operating concept)之間的區別。作戰構想係一種基本陳述，規範了陸軍部隊當下應如何執行作戰行動(即所謂的統一地面作戰)；作戰概念則是描述未來陸軍部隊該如何作戰(即多領域作戰)。此一區別驅動了未來兵力構想的發展，俾處置未來軍事問題並驅策戰力發展；而野戰部隊構想，則是以現有或現存能力，去解決當前的問題。
23. TRADOC Pamphlet (TP) 525-3-1, *The U.S. Army in Multi-Domain Operations 2028* (Fort Eustis, VA: TRADOC, 6 December 2018).需要注意的是，多領域作戰概念是在陸軍未來司令部成立之時起草並公布，雖然其獲訓練暨準則司令部納為部頒手冊，不過與該文件相關之學術及智慧財產權則歸陸軍未來司令部所有。
24.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Washington, DC: U.S. GPO, 2018), 2, accessed 4 March 2020,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25. TP 525-3-1, *The U.S. Army in Multi-Domain Operations 2028*, vii.
26. Donn A. Starry, "Battlefield Development Plan, British Army Convention," 1:194.
27. Ryan D. McCarthy, James C. McConville, and Michael A. Grinston, "2019 Army Modernizat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accessed 3 March 2020, https://www.army.mil/e2/downloads/rv7/2019_army_modernization_strategy_final.pdf.
28. Donn A. Starry, "Battlefield Development Plan, Letter to 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 Army Vice Chief of Staff, 20 April 1979," in Sorley and Starry, *Press On!*, 1:180.
29. Brownlee and Mullen, *Changing an Army*, 177.
30.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mptroller), *FY 2020 President's Budget Highlight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mptroller], March 2019), accessed 13 March 2020, <https://www.asafm.army.mil/Portals/72/Documents/BudgetMaterial/2020/Roll%20Out/Overview%20and%20Highlights/Army%20FY%202020%20Budget%20Highlights.pdf>.
31. Donn A. Starry, "Concept-Based Requirements Strategy, Message to Multiple Addressees, 30 January 1981," in Sorley and Starry, *Press On!*, 1:528.
32. Vergun, "Service Chiefs Discuss Current, Future Challenges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33. Donn A. Starry, "Experiences as a Commander: TRADOC Oral Histor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Dr. Henry O. Malone Jr., Mr. Richard P. Weinert Jr., and Mr. John L. Romjue 29 July 1981," in Sorley and Starry, *Press On!*, 2:1196-7.